

教」(humanistic religion)或「道德的宗教」。³

中庸的工夫實踐途徑為盡性與致曲。盡性紹承孔孟之餘緒並加以弘揚光大之，讓整個存有充滿著濃郁的價值目的世界。致曲則豁顯中庸曲成萬物而不遺的特色，全德經過致曲的坎陷曲通，則可以開發現象世界的民主、科學大業。又因為曲能有誠，由誠來潤滋民主的結構，科學的偏頗，使民主、科學往正向發展。

曲則一偏之德，而其根源仍是宇宙總體的動力一道。一曲之偏必然的要邁入活潑的生活世界，對應、溝通、交流，這實存的生活世界場域，因為一曲之偏的碰觸，而擦出繽紛多元的火花。在繽紛多元的歧異之中，因誠體的動力又產生了共識的整合。一而多，多而一，展現了中庸致曲的生活世界實踐之道。

二、中庸的政治困結

吾師林安梧認為儒家的政治困結在於「道的錯置」。儒家由血緣性的自然總體與人格性的道德總體通極為一理想的境界，中庸的內聖外王之道也豁顯上述義諦。但社會總體卻淹沒在血緣及人格連結之流中，聖與父扭曲異化，由君宰制控制，造成中國專制的荼毒。因而使得「聖君」轉變成「君聖」。聖君要求的；讓那有德、有才者始能為君；君聖則異變成只要在現實上當上了國君者既是有德、又是有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人格性的道德連結」不但未能成為主導性的優位地位，而

³ 同前註，頁二五七～二五八。

且成了「宰制性政治連結」的階下囚。⁴ 這是實際政治的異化疏離，也成爲中國政治的困結。

中庸解決中國專制政治的困結，仍落在內聖外王的聖君格局之中，並沒有提出「社會總體」的現代公民社會之概念，作爲制衡政治運作的扭曲；亦乏在社會總體的生活世界中，作權力分離及剋制的制度建構，而深陷於聖君及君聖的二重糾葛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
聖君的政治思維，在歐風美雨的摧殘中，被譏爲一文不值。究其實，聖君的思維在現時代仍有其深奧的意義。當然，我們要肯認以人性幽暗爲假設的自由主義立憲政制，作爲政治世界的綱維，有其精擅之處。但它所滋生的不平等、疏離冷漠、扭曲僵化、原子式的個人主義，亟需強調血緣、風俗、道德、團結等共同體的社群主義加以修正。共同體概念的提出，相互主體性的溝通，使共同體主觀善的意義目的，正符合了中庸的政治道德主義之主張。政治在追求共同體良善的社群主義主張中，重新闡釋了中庸的內聖外王的精諦。失落乖違的自由主義，或許可以從中庸的政治義理中找到活水源頭。

三、朱熹理體中心主義發展

中國儒學的發展，是從中庸、易傳的天道誠體，而回歸到論語、孟子之仁與心性，再落入大學的格物致知，由外而內斂，並深及萬有萬物；其義理的開展主要繫於道體性體的體悟。朱子於大學格物致知的詮解，從心性論走向本體論，以宇宙之本體之理作道德的最高準則，

⁴ 林安梧，《逆的錯置——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》，頁一二七～一二八。